

金陵文鈔八



89401

國朝金陵文鈔卷八

管

同字異之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

五月五日入箴堂小集序

國朝文鈔

金陵文鈔

入箴堂

中丞鄧公開府皖上善政齊乎君夷多藝幾如公旦如瞻宗廟肅肅禮樂之陳如觀武庫森森矛戟之列然猶虛以受物實能容人好爲一一之聽不拒九九之見由是覽輝鳳下振翼鵲起田文眾客各署其能寶融諸子分教以藝幕府人材於茲爲盛道光八年夏五月值五日之令節會入箴之新堂石榴梨花菖蒲拜竹民登仁壽絲無取乎續命士抱聰明糶何遺於益智不觀舟於江口不鑄鏡於江心於是擺落常調盤桓佳日分請諸君各輸素藝或文騰藻麗或詩耀葩采或師小令於溫韋或仿八分於李蔡或蟲書玉篆樞炎漢太學金陵文鈔

卷八

一

之文或工甚善畫奏李唐翰林之技魚魚雅雅麟麟彬彬會上嫺於蘭亭罰下嗤乎金谷矣夫四美罕具二難尠并七子鄭郊之饒僅賦風詩諸人洛水之戲惟談元理何圖今日獲逢羣彥超盛軌於南皮邁芳蹤於西邸笑參軍之依蠻府但詠媿隅陋詞客之在酒筵惟歌栳栳茲蓋恭遇我公巖巖萬仞汪汪千頃夙容司馬之狂不惜蘭奢之喚以故游鱗景附逸翮颺起桃李盛於門中芝蘭芳於階下也不然孝標見棄僧虔遭嫉樓君卿之輩口舌徒騰谷子雲之流筆札敢出吾見景宗在座競病無爭處仲揚推意色空惡而已是知山高貨集海深珍聚秦誓美休休有容漢史戒沾沾自喜驟耳溫驪多產渥洼之澤柴胡桔梗必求梁父之陰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同燭武無能田光況老飲酒則子布在前授簡則相如

居右拆線同歎無復一條之長穿縞徒思終成強弩之末忝
茲盛會廁彼英流傳觀七寶之鞭甘讓五花之簞欲逃曳白
姑事研朱上已彈琴聊效序文於韓愈八風獻舞差勝惡狀
於欽明云爾

繼園記

國家旣下江南改黔甯王居爲總督尙書之署東望有高峯
矗立如屏出乎林際者鍾山也水出後湖西流而環於署側
者潮溝也稍折而南有水西出與相會而合注於淮者古青
溪之一曲也兼是三勝雄勝而宏遠於建牙也宜於觀游也
必爲美而園囿池臺闕於署後匪士庶所得瞻喜事者悵焉
署之西門有大姓曰李氏自厥祖至於今富三世矣始者其
尊人南康太守欲於家爲園而不就今其子初秋兄弟乃繼
金陵文鈔

卷八

二

爲之凡園爲水者十之一爲石者十之三四爲亭爲臺爲樓
爲閣者十之四五而爲工幾至於二年城中多勝地而少園
督署有園而非盡人所得至是園成而觀游之美略備矣於
是初秋兄弟飲予而請名予見其前軒春卉條達氣燠以和
遂名曰芳靄之軒旁建小室成牖戶以達園曰窺園之室由
是以入有門焉步曲廊登高樓曰通幽之徑循徑而上有亭
翼然西城諸峯涵翠而拱埃曰挹翠之亭南嚮之樓背見山
也曰達觀之樓北嚮之閣山相面也曰屏山之閣南樓之下
曰綠淨之居池側之齋曰畫舫之齋石之上下復有二亭焉
高多梅庫際水高曰霏香庖曰斂碧穴垣如月勢置屋三楹
朱魚出游從容取莊惠濠梁之意曰觀魚之堂凡此者皆園
之勝境也然要皆繼先志以爲之故合而名曰繼園吾嘗觀

世豪富之家凡有興創父子兄弟輒多同異故聚族也難而保家也不克遠書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此雖喻言而周公播爲大誥矣然則李君之事不旣賢乎哉抑予聞之繼其志者不若繼其美之爲尤懿也李氏雖世以富聞而祖父以來多善行鄉黨稱焉戊亥之歲江南大饑君兄弟本先志捐數萬金活疲氓以萬數此其善繼前烈足以風世勵俗而其美豈盡於一園乎仁恕以將之恭儉以持之世世子孫其皆有繼也已

登掃葉樓記

自子歸江甯愛其山川奇勝間嘗與客登石頭厯鍾阜泛舟於後湖南極芙蓉天闕諸峯而北攀燕子磯以俯觀江流之猛壯以爲江甯奇勝盡於是矣或有邀予登覽者輒厭倦思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舍是而他游而四望有掃葉樓去吾家不一里乃未始一至焉辛酉秋金壇王中子訪予於家語及因相攜以往是樓起於岑山之巔土石秀潔而旁多大樹山風西來落木齊下堆黃疊青豔若綺繡及其上登則近接城市遠挹江島煙村雲舍沙鳥風飄幽曠環奇畢呈於几席雖鄉之所謂奇勝何以加此凡人之情驚遠而遺近蓋遠則其至必難視之先重雖無得而不暇知矣近則其至必易視之先輕雖有得而亦不暇知矣予之見每自謂差遠流俗顧不知奇境卽在半里外至厭倦思欲遠遊則其生平行事之類乎是者可勝計哉雖然得王君而予不終誤矣此古人之所以貴益友歟

抱膝軒記

自明祖都江甯而楊吳城濠圍於城內其水流日就狹及其

東至竹橋有水穴城來會古所謂青溪一曲者也折而南流
至柏川橋再會鍾山之水又稍南過大中橋則淮水入東關
與相灌注楊吳城濠雖就狹而會是三水半里之間勢猶浩
瀚又其地北見雞籠東北見鍾山而東岸率果園菜圃雜植
桃李韭菘之屬山林映帶舟楫往來雖居城中殆無異於郊
外予自歸江甯家凡六徙近乃僦宅居是水之西老屋百年
塵埃滲漏每暑日激射陰雨連綿蒸炕沾淋顧視無可逃避
予居之未嘗不適也獨其屋僅四閒自奉母處妻孥置廚爨
外了無燕息之所意向闕然嘉慶十五年歸自山東始卽第
二室屏後一楹地葺爲小軒顏曰抱膝借書滿架置榻一張
偃仰嘯歌始獲其所然其爲地前近市廛後連閨闈而左則
直接鄰家不壁而板凡夫行旅之歌唱婦孺之諠號雞犬之
鳴吠嘈雜喧闐殆無時不至而當予神會志得抗聲高誦家
人每笑謂其音聒人三者之聲蓋往往爲所掩也昔諸葛武
侯隱處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時人問其志但笑而不言予之
名軒豈敢以武侯自命蓋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
然予旣厭薄文辭又不汲汲然志在科舉斗室之間諷書不
輟有相問者子將何以答之耶軒旣葺居者一年明年予爲
人所招不恆在家而其室遂廢然一時之興有不能忘故追
而記之柏川橋者與予所居後戶對其前戶所臨街稱名多
異或曰其地古屬縣鄉名曰縣鄉營或曰柏川橋北百餘步
外其地爲明之東廠至今猶名曰東廠而此地則明之餉營
也是二說者今皆不可考云

臣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倣夏人尙忠其倣爲野般人尙敬其倣爲鬼周人尙文其倣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倣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倣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蓋有厯厯不爽者我

清之興承明之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

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

金陵文鈔

卷八

五

國家知其倣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亡學校之閒安且靜也然臣以爲明俗倣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倣每生於所矯臣觀

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愼臺諫不爭而習於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自秦人魏晉梁陳諸君皆坐不知矯前倣

國家之於明則鑒其末流而矯之稍過正矣是以成爲今之

風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尙眾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爲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嗟夫風俗之所以關乎治亂者其故何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爲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無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旣敝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爲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以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誘脅之遂相從而唯恐在後焉耳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

金陵文鈔

卷八

六

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以爲迂矣彼以爲教化之興豈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謂不然教化之事有實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遠不可言臣請以漢論之昔者漢承秦敝其爲俗也貪利而冒恥賈誼所云孽子耆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賈人重禁賊吏遂不久而西漢之治成其後中更莽禍其爲俗也又重死而輕節光武者重敬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爲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爲東漢之治由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爲難也今之風俗其弊不可枚舉而蔽以一言則曰好諛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惟好諛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

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
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災務國用不足故競
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卽無益之
舉耳近者

皇上憂念庶務非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臣意以古較今則
猶多可省漢貢禹有言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
減損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
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卽大位嘗命臣民率得上書矣旣而言無可采遂一
切罷去夫言無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
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悉除故言者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
說今日者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
金陵文鈔 卷八 七

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戇愈
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
知上之不好諛夫上不好諛則勁直敢爲之氣作上不嗜利
則潔清自重之風起

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

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
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
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囂囂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
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風俗者上之所爲也
有其美而不能自持故自古無不衰之國周漢是也有其敝
而力能自變則國雖傾覆而可以中興東漢是也今者繼世
相承則舉而變之事易而功倍矣此當今之首務也

答甘畸人書

前示大稿欲同刪潤頃又惠以手書推之甚而望之深茫然不知所報同聞之師曰詩之爲道意欲其高卑則下辭欲其雅俚則俗夫高必視乎所懷雅必視乎所學然則詩之爲道舍立志讀書無他術矣今之論者援國風樂府之作以爲詩貴性靈不取學問夫國風樂府之作閭巷小夫幽閨婦女彼其人皆偶然得之而執筆不能再作者也周召之雅頌屈宋之騷辭漢魏唐宋十數大家之作閎闊而典厚變化而離奇取之不窮探之不竭是則出於學問之詩而後人之所當效法矣今爲詩者不以十數大家自命而竊附於古小夫婦女之偶然小夫婦女之偶然卒不可得遂乃率其胸臆肆其手口不根之談無稽之說鄙倍纖薄聚積乎紙上此今人所以

金陵文鈔

卷八

八

日爲詩而其詩日不善也論者又謂詩本性情必學古人則古人又何學是大不然古之聖神觀鳥跡而造書觀科斗而作字今爲書者舍說文玉篇則不能知筆畫祖述憲章自孔子不能不師古而爲詩文者矜其智出於孔子之上不亦慎乎由前之說可以植詩之本由後之說可以得詩之徑同之所聞於師者如此今亦以此告之足下而已大稿謹奉還略以鄙意識數語於簡端未必當也率復不具

從舅鄒君墓誌銘

君諱彝字明川當明世宗時御史鄒公應龍疏劾嚴嵩之奸嵩竟以譴死直聲聞天下君其後裔也近世遷江甯數傳而至君祖祖二子長君父曰榕次君叔曰森君叔以舉人爲安東教諭方正能文事載江甯府志則管同之外祖也故同於

君稱從舅云君生十餘歲而父遊於蜀其始也間數歲一歸已而不歸者三十餘年後遂不通書問君念且痛一日謝家人攜襍被徒步入蜀訪焉至成都不見見其故人告曰尊公去此久矣問以地謝不知君遂渡桔柏踰五渡徒步走七月乃至達州初漢諸葛武侯旣卒蜀人哀思如喪父母其裹首多以白謂爲武侯制服云自漢以來遂相沿不變君至達州適村民有會事裹白巾者相望俄見一老翁朱纓而至君曰此吾父也已趨前伏地以父呼其人大驚扶掖旣相問良然相持大痛不已遂迎以歸盡孝養者十餘年君生平專爲人司會計甚貧困且未嘗深讀書而頗篤於內行嘉慶某年月某日卒年六十妻柳氏先喪無子合葬江甯傅家山與同祖父墓相鄰近同嘗爲記云吾子孫省墓者當併祭君及外

金陵文鈔

卷八

九

祖教諭公銘曰

猗嗟舅氏旣孝而恭如何上帝降以鞠凶始毀其家回祿祝融繼而矜獨備於一躬親朋不知但曰君窮行韜名晦識者勞同萬里迎親於蜀之中誰與媿者壽昌朱公人視爲窮天視爲通鑿此銘刻毋悲幽宮

光祿大夫振威將軍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浙閩

總督董文恪公墓誌銘

董公諱教增字益其又字觀橋江蘇上元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本生祖諱某考諱某三世以公貴並封光祿大夫振威將軍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閩浙總督如公官公考用績學爲名諸生晚始得貢司訓贛榆位不稱德遺祉於公生七歲能全誦五經十九補諸生爲少詹錢公大昕所器重解

釋漢書數十事錢公擷入史考異中乾隆四十五年

純皇帝南巡公獻詩賦

欽賜內閣中書五十二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職翰林院編修公自爲中書嚴正自守貴顯赫奕終歲不一履其門散館改主事補吏部考功司主事升文選司員外郎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擢郎中掌文選司印吏部則例繁擾人不能記憶公引某事在某條某條在某冊嫻熟精當得吏莫能舞其文嘉慶四年

睿皇帝初親大政用九卿薦發四川以道員用公至四川甫七日委署提刑按察使時川匪餘孽竄渡嘉陵江民逃難至成都議者謂流民入城易雜姦先將閉門毋聽入公曰成都民吾赤子也川西民獨非吾赤子乎急入焉而日與諸僚分

金陵文鈔

卷八

十

城巡緝逃者數萬皆獲生卒無他患補授提刑按察使戮眉猥夷滋事貪功者請進剿公曰兵凶戰危不可妄用密遣幹吏偵伺動靜僅擒夷民滋事者六人漢民構釁激變者十一人奏論如法餘無所誅調貴州提刑按察使旋擢四川承宣布政使再擢安徽巡撫公在安徽熟悉其民多無情之訟又徽州伴檔甯國世僕頻年相告許屈鬱者眾公奏請嚴杜妄訟凡世僕出戶已及百年者雖有據亦與開釋

上善之命纂人則例由是被許之戶得還爲良家者千百而爭訟之習爲之頓清調陝西巡撫陝自嘉慶紀元以來數經寇亂民氣彫殘公旣至修棧道徹官書弛榆林采璦之禁併鳳翔鹽課於地丁壹意撫民四五年間民氣蘇息初公在安徽馭下頗嚴至陝乃更行寬大人乃知公因地制宜寬猛相

濟如此也再署陝甘總督旋調廣東巡撫當是時河南有滑縣之亂陝西提督楊公遇春率師往剿公自蘭州啟行密念滑賊在圍勢已窮蹙而南山老林安定未久恐因勢煽動請飭回遇春於陝西奏甫入而楊公已奉

命赴陝

神算忠謀若合符契聞者以爲奇撫廣數年擢授閩浙總督會匪洋盜所至肅清而福清林彌高抗糧數十年羽翼密布吏莫敢誰何公立擒誅之奸黨遂散是事也爲消患於未形上尤嘉焉督閩數年嘗署浙江福建巡撫兩浙鹽政及織造關防一時兼轄五印人以爲榮然公勞劇病矣病稍愈奏請陛見適會

睿皇帝崩公入都哭臨哀感復病

金陵文鈔

卷八

十一

今上皇帝特命回籍調理道光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薨於上元里第七十三事聞

上軫悼賜祭葬及碑文諡曰文恪公自爲諸生不恥疏敝當守官職潔已奉公事上以誠接下以恕吏黜浮薄政務安靖不邀奇功亦不貽後悔

三聖相繼倚爲重臣夫人蔡氏

諡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三人長斯壽一品廕生次斯福湖南辰州府知府次斯廣尙幼以道光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葬公於江甯聚寶門外之姚家山銘曰

公在髫齡遭家弗恤母氏之喪泣求窀穸風嘯雲蒸爲鵠與鵬居多士上至乎大臣初官京師棘棘不阿貴勢所怒皇心所嘉畀之監司授以封圻公蹟所屆

皇無憂思公去蠹賊怒如電疾及蘇槁禾湛湛雨澤匪公異
施惟民異宜攻拔殊藥公誠民醫西越汶水東漸閩海公無
他功民畏民戴公旂中央來過故鄉楚人有言衣繡晝行衣
繡晝行於公何榮公貴卅年公猶諸生度今廊廟揆席方召
重歸幾時白馬牽旒姚山之阿穹碑峩峩鳳藻龍章鬼神護
呵蒸蒸孝嗣斲石更誌揭此銘辭永昭後世

先大父家傳

公諱需字晴雲江蘇上元人也祖軾縣學生考嘉穫國子監
生兩世皆贈文林郎公生九歲而能文年十八遊京師貫順
天籍中乾隆甲子科鄉試副榜其後由教習選爲安徽潁上
教諭積十八年遷鳳陽教授又六年遷爲四川仁壽知縣而
官以終初公在潁時泗州賑水災公奉檄稽查戶口而知府

金陵文鈔

卷八

七

沈業富議以人數過多欲裁其半公爭之執不聽公與眾抗
言曰如是則民且爲亂亂則罪有所歸公能任其咎乎可裁
減也業富驚且悟遂發賑如公所查數泗民無一饑死者嘗
賑亳州長官遣吏役數人從事呂吏者中黠而外愚公一見
知之曰此奸吏不可用眾不以爲然也旣至州按籍與賑公
自爲識記而呂吏不知遂竊其冊虛增數十戶公召至指示
叱曰若果欺我矣立子杖逐之歸吏民皆股慄自是無敢舞
弊者公之精明綜覈皆是類也亳泗州民德公甚比歲熟而
製旗仗以獻號曰清官旗云及公教授鳳陽而屬縣鳳臺連
歲大饑時知府今湖北按察使喬人傑義公之爲遂檄公及
屬官數人往賑鳳臺知縣陳某者忘其名行賑康家村保甲
白言康雞子兄弟者故常爲偷例不當與賑某領之雞子怒

願謂其兄曰不與賑矣吾屬且歸耳歸遂各持長槍率家人數十諫而進刺某傷其頸劫賑金遁去當是時眾官行賑他村者率畏怯中途而返惟公獨進比入村饑民洶洶擁道且出惡言公厲聲問曰若等欲反乎抑求賑也皆對曰求賑耳公曰吾始持賑金來而若等擁道使吾不進此其意豈欲賑哉眾語塞寂然公又曰若知康家兄弟乎今捕得禍及同宗矣若等與其效彼而死盍若得賑而生眾雖桀驁聞公言則立散迓賑畢而歸卒無事明年遷知仁壽未之官而病卒年六十二公少以詩名在京師日所與游者皆一時聞人比壯恢奇多大志既爲閒官噤不得發居常慨然太息自謂不盡己才云公兄弟三人長諸生大勇次永平知縣敘皆先喪公教養諸從子至成立戚友諸生貧者必竭力周之孺人葉氏金陵文鈔

卷八

三

河南同知如蘭女子一人諱文郁孫一人名同卒之次年以公柩歸里葬江甯傅家山公詩存者濠梁遺集一卷

孫同曰先大父存同甚幼然已克知其行蹟私心識之及公歿後十七年同北遊河南道塗經鳳嶺見遺民言數事皆與同幼所聞無少異併以先人之故推及於同具食相邀無虛日知公之毓德多矣惜乎事不盡傳也昔唐李翱爲其皇祖實錄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同雖無翱文而欲傳先人之美則不異是以掇其行蹟爲家傳以求世之大人君子撰次焉

鄒梁圃先生傳

先生諱森字元春別字梁圃同嘗爲從舅墓誌所稱君叔父以舉人爲安東教諭者謂先生也性勤學喜文章厭與人事

嘗夜讀書舍後水亭有賊自水潛上由水亭至中閨竊衣走去家人覺愠謂賊自先生側過甯不聞耶先生曰聞之顧吾時讀書屬有所得苟少輟卽失矣失衣重乎抑失吾讀書所得者重乎鄉人至今傳爲美談家失火僅餘屋一楹明日戚友來弔則先生方正襟端坐讀漢賈誼陳政事疏聲琅然達戶外也旣爲舉人數會試不第其同舉友多爲京朝顯官而入都未嘗一往候同舉友雅重先生學行度其來或先訪之先生謂人是君旣先施禮不可拒亦遂與相對談論及明日他人來則舍館已他遷不可知其所在矣凡戚友必端人始與語非是輒對之閉目欠伸其人自慙不能安而去始

國家以時文取士其意藉以發明經義制甚美也顧士無志多舍古趨時故文體日壞先生常謂經義之名惟明歸有光金陵文鈔卷八
十一
茅坤差不愧其爲文常以二家爲法論者謂簡古清剛實爲似之然坐是終身不得第矣晚選安東教諭以母憂歸年五十二卒子一人名文殊

贊曰竊聞外祖存時鄉之人多敬之者然亦未嘗不笑爲迂也外祖之行不可謂迂人以俗情衡之則見謂迂也宜爾始五六年前重修江甯府志當事者已采先生學行文苑傳中矣惜其事略不詳故同更以所知者著爲是傳嗚呼若先生者豈非君子正人孔子所謂古之學者歟

節婦駱氏傳

節婦駱氏來安人也淝滁之鄉其民嗇而陋每農畢輒渡江至江甯傭於人爲僕婢其取錢月百數耳春種則歸冬又至不爲恥凡傭婦呼曰嫂室女雖其行不同統呼曰大婦始以

室女爲婢於吾姑方氏方氏呼曰駱大云六年十餘力而勤方愛之一日門晝闕有丐者潛至中庭竊一壺走出大聞卽急步追奪推丐踣地上坐其背拳毆之丐負痛號呼市中人皆大笑其後大歸來安嫁爲農者婦未幾而夫死其夫兄利其田數勸之嫁婦固執不從其夫兄竟潛以詩人受財幣而婦不知也一夕方獨坐聞有娶婦鼓籥聲至門而止婦大驚遂急戴其夫所遺草冠袖火走舍後娶者入索婦不可得方大譁而舍後積薪火起娶者及鄉鄰羣譁救火不暇復問婦婦旣戴草冠如男子狀倉卒雜眾中亦不可辨識竟得乘閒遁走歸其母氏焉明日以狀鳴官官罪夫兄旌節婦婦遂以其田依母氏守義以終

贊曰予年十餘時往來吾姑家數見節婦節婦亦一女傭耳金陵文鈔

卷八

五

無大異也獨吾姑喜言其毆丐事以爲戲笑及今來安人來述婦事乃如此嗟夫節義者人情所慕而古今多敗於垂成者何哉智不能定其謀而勇不能成其事也若節婦者其於智勇可謂兼之矣

烈婦某氏傳

某烈婦江甯板門人也夫外出有舅老而聾所居樓臨淮水一日啟戶下視植販香者立對岸見其美心大動偵知婦家無人且窺甚謂可利誘也遂製爲鮮衣一襲夜半穴樓而上至婦寢持衣挑婦婦驚起號呼舅耳聾殊不覺婦乃以手格之販香者急且怒本衷刃防不虞遂拔以刺婦洞腹出腸委鮮衣而走舅至婦以手指衣略言其狀移時卽死事聞於官殊不得主名經數年責捕役益嚴急捕役苦之共爲禮禱於

婦曰我曹爲夫人受笞撻多矣夫人義烈有靈盍示我以爾
警所在乎一夕恍惚遇婦板門急追之俄不見則見一舟數
少年劇飲譁呼醉後恣言妓色一少年曰若輩所言何足論
婦人之美未有如此閒某氏者也吾製衣挑之不從遂殺之
今數年矣殺驚喜急登舟擒焉訊之販香者也獄遂定陳君
寶曰烈婦褚氏戚而褚氏吾戚也褚氏親爲吾母言烈婦事
甚詳備而吾母忘其姓吾嘗欲問焉而褚氏今亡矣可惜也
夫又曰販香者蓋湖廣人旣殺婦遂急遁歸其家一旦無故
涉江湖走數千里自投雖天網恢恢不漏而烈婦之英靈亦
甚矣哉嗟夫婦姓氏不可知而其事其人經數十年如昨日
也世有名姓顯赫一沒世而人無道及者抑獨何哉

黃蛟門傳

金陵文鈔

卷八

六

黃蛟門名以旂江甯府學增生父名某家產數千金沒後五
子均分而君以長男不與然君與其妻無怨色事繼母愉愉
如也待異母諸弟及弟子雍雍如也旣貧甚常爲童子師自
給蓋冬無裘夏無帷幕者至三十餘年然自諸童子家所奉
錢外一介未嘗取諸人人或招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覓牽
持不得已而後至經數日輒相酬其豐腆恒加倍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當事者或諏予以其人子對曰他人不
敢知如府學增生黃某者乃眞孝廉方正人也爲備言其行
當事者亦慨然歎息然竟不得舉古青谿之水出竹橋而東
流過復成橋與淮水合其勢清闊旁有竹林蔬圃予始與君
皆家橋南每日常輒相攜步橋上望鍾山俟日落乃返後予
遷居城北遂希見君及今客安徽而家有書來報君病卒矣

六年八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君嘗作詩數千篇又嘗爲厯算
星命之學欲著書皆不就有二子曰某

贊曰子幼聞古人還麥投錢之事心敬慕之及識蛟門然後
知今世猶有是人也君嘗對子舉劉孝標語曰聲塵寂寞世
不子知魂魄一去有同秋草思其狀甚悲之然則君之於名
其尙有未能盡忘者耶子之力不足以舉君而其文或足以
傳君故稍次爲傳使天下後世知有蛟門焉

王淑卿傳

陳君寶田與子善一日過子言曰寶不天父想廬先生中道
見背母卜太夫人痛哭欲身殉寶惶怖不知所出也賴吾繼
室淑卿日踞母前且泣且勸母感其誠始復食於是吾父驟
喪吾貧甚無養母資時與淑卿相對泣淑卿歸泣露其情於

金陵文鈔

卷八

七

父亦感泣時有以助吾家焉歲將寒爲吾母製衣裘必備
而身無絮衣者踰十載寒則腰束一帶寒甚則腰加一帶風
雪大寒則腰纍纍束數帶而強謂弗寒也其母憐而賜之衣
悉以獻吾母他日母問之泣對曰兒極知負母恩然母所欲
安者兒身與兒心也兒不如是身雖煥心不甯矣奈何其母
亦泣而頷之吾母病輒露禱於中庭一日母疾作汗湧體僵
冷寶適外出返見母狀益惶怖不知所出時淑卿方擁母於
懷搖手謂寶曰君毋亂姑虛暴脫耳吾曲其躬使氣不下洩
急取洋參納諸口則氣可復矣或令移諸榻淑卿泣拒以爲
不可如其言歷半日而母蘇寶自數年來家稍裕矣甲戌以
前則淑卿假貸親戚賴其力者爲多寶內愧不能言也淑卿
今年四十有五憂患多病而知愛子文寶欲卽其生存得子

記述使其及見而稍慰也可乎同謹按生傳非古自司馬溫公傳范蜀公始然考李習之楊烈婦傳其末曰楊氏至今尚存則婦人之有生傳自唐已然遂援例而爲淑卿傳淑卿姓王氏上元人西安知府名嘉會之孫龍游知縣名鍼之女

贊曰聞淑卿生於庶母父既沒而母苦飢時賣田家稍裕矣淑卿請粟養母然不敢多致乃日自減食遺焉體遂瘦寶田廉得其情至今心惻惻也嗟乎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其勢宜然其用心亦良苦矣先王之道睦嫺任卹有無相通夫安得家給人足使天下士女無不得盡之情與

書梅伯言馬韋伯詩後

同少時求友於鄉中其先得而交厚者二人強圉而不移深沈而不露處事精明勁悍是梅君伯言之行也吾交而厚之

金陵文鈔

卷八

文

喜事而尚義於眾人也汎以愛於良士也折以親是馬君韋伯之行也吾交而厚之是二君者跡未嘗合也情未嘗符也動靜未嘗相似也吾壹交而厚之何哉曰其爲賢且才則一也君子之取友也取其賢且才焉者爾志之不同如其面吾烏乎能一之同始與二君學爲古詩詞雜文伯言之於詩也意欲其深詞欲其粹一思之偶淺必鑿而幽之一語之稍峭必蘊而精之賦一詩或累日踰時而後出韋伯則不然其言曰詩也者形吾之意者也吾意止是而宛轉以深之其爲意也已僞矣僞吾奚取焉故韋伯爲詩稱心而言如雲出潮湧下筆數千言立就吁同交二君二十餘年矣憶少時嘗共宿棲霞又嘗乘月登雞籠夜半調吟嘯呼聲震林樾見者以爲僊今二君踰壯而同且老矣何生平議論猶未能歸於一也

與雖然二君者其得名同也其宦達同也其爲海內識者
所珍愛同也烏知伯言之是而韋伯之非耶烏知韋伯之是
而伯言之非耶烏知伯言韋伯之無是非而吾與世人妄是
非之耶是亦無傷也非亦無傷也天下之事有大乎詩者韋
伯與伯言共勉焉其可也

金陵文鈔

卷八

九

程傳厚

字積堂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高郵州學正

擬西陲紀功碑

蓋聞軒皇紀錄之年征先赤水唐后垂衣之日暴戢青邱置九譯於鞞胥被萬方以玉帛誕敷文德舞來格之千薄伐雄風勒中興之鼓此所以功歸一統威布八荒也欽惟

皇帝陛下金虎開疆銀麀拓土

一人有慶六幕無塵

化周乎蟠木流沙

教普乎穿胸儻耳固已掃雲機而清埃盪通月竈而入帡幪矣有逆裔張格爾者本阿拉巴圖之賤族襲瑪哈墨特之餘資向亦用命前驅投誠列校分榮章服幸假名銜詎料梟獍難馴更煽脅從之黨猖獗有種仍萌反噬之心粵自我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聖祖萬乘親征掃蠲蝮之絕塞我

世宗五兵暫戢貸烏鼠之餘生迨我

高宗懼以嚴威翦其醜類奮征西之金鼓深入羊腸擁逐北之旌旗長馳烏道孥誅倖免虜跡全消關二萬餘里之新疆被六十八年之

醜化是以戊尉常屯庚郵不斷也而乃逆燄潛滋戎心狡逞憑遐翻覆困疏勒之孤軍負固窺覷煽莎車之四鎮

皇上赫然震怒

命相臣長齡爲揚威大將軍甲帳懸符庚鈴制勝懾烏桓之眾算決陳湯贊淮蔡之師謀先裴度兵興時雨九天九地之威陣壓山雲四正四奇之策鞬轟而林壑飛騰叱咤而川原震盪拔柵奪鳴張之氣捷已踰三頁峒弭虎視之虺戰難借

一旄頭星落蕩吐谷之烽煙檄羽風生抵焉耆之巢穴縱轡
崑聲崙之險投鞭渾巴什之流日薄陽關窮搜雁塞雪凝陰
坂屢拔龍堆遂乃克復喀什噶爾四城斯時也進攻者超百
萬重山追奔者更二千餘里困猶思鬪計窮游金之魚聚欲
同殲勢懾跳梁之鼠惟我

皇上繩

十全於

廟算

布三令於

宸居

頒善後之條無庸耀武

授擒渠之策豈久稽誅何期燕集幕而忘危螳當車而欲奮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始以我師不備競躍狐羣旣而賊智難施冀圖雉竄於是曠
弩先飛火輜具舉戈矛照月旌旆梢雲未彰顯戮於鯨鯢用
奮全軍於鵝鶴圍合而金鏡響振直接禹吾梯攻而玉壘塵
飛生擒孟獲罪人斯得降者如歸威聲宣鐵蓋之遙吉語報
紅旂之捷當細柳奏書之日正馨椒獻頌之時開

閩闔於九霄歡聲雷動靜煙氛於萬里凱樂風和此豈徒瀚
海揚兵鎮玉關而示武燕然立石鑄銅柱以銘勳也哉
皇上乃受俘告

廟

晉冊承

歡圭瓚

酬庸苴茅

錫命

龍章丕煥上公揚元輔之謨

鳳詔分頒峻秩普羣臣之貺是皆我

皇上神武律

天

智仁稱聖

功掩岐陽之美鼓考鐘皞典高岫樓之奇文青字赤韓碑柳
雅陋唐代之文章清廟生民協周家之福祚從此蘿圖塵靜
願歌朱鷺之篇榆塞

恩敷詎侈白狼之瑞謹獻頌曰於樂我

皇德齊堯舜叩笮清塵蚩尤稟

令莫不來庭望風效順蠢爾小醜狼心是競抗拒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王師

天威斯震

命將出征軍聲丕振上相秉旄崇階特進熊虎前驅貔貅後
勁雁蹟搜巢龍沙取逕百道交攻一戰而勝首惡竄形負險
窺覺敢蓄雄心爰收餘燼么麼潛興神人共憤風雨交鳴雷
霆並奮雲暗圍開雪堆山峻轉鬪如飛窮追已近頡利成禽
回紇永靖都護獻書諸蕃悉聽

帝曰俞哉大功誌慶露版宣威檻車執訊大武聿彰上儀是

正乃建豐碑式昭

昌運胤胤峩峩

天懸遙駿鐘鼎穹窿金石歌詠懿哉

聖人闡符握鏡億萬斯年九有式命

李

鈞字濟卿上元人
道光戊子舉人

與新池記

園舊有池旁隘而中深積歲埋塞糞壤瓦礫鱗雜狼戾予甚
惜焉鳩工疏決濬中而拓隘去舊污也累石以爲崖防淫漑
也凡去淤以石計者千工費以緡計者百事竣而時雨浹至
池無滓垢清流見底泉出石罅鳴溜涓涓書曰舊染污俗咸
與惟新此言雖大可以喻小書於是以詔來游者

擁翠崖記

池崖之成人見其濯濯也環其上植竹樹焉倒影中涵高柯
南擁每春中夏首新綠際天陰交翠鎖極之霜且嚴辰林寒
澗肅而修篁列柏留碧成雲命曰擁翠實於崖宜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鄧爾恆字子久江甯人道光壬辰舉人癸巳進士累官至陝西巡撫諡文懿

晉振威將軍建甯太守爨寶子碑跋

碑在郡南七十里揚旗田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載而不詳近重脩甯甯縣志搜輯金石遺文始獲焉遂移置城中武侯祠攷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稱元興二年乙巳改義熙碑稱大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年號未行故仍遵用之耳儀徵阮文達師見爨龍顏碑訂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數十年而未為師所見惜哉抑物之顯晦固有時歟晉碑存世者已鮮茲則字畫尤完好願與邑之人共寶貴之咸豐二年秋七月

金陵文鈔

卷八

五

晉書 卷八 爨龍顏碑 碑在郡南七十里揚旗田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載而不詳近重脩甯甯縣志搜輯金石遺文始獲焉遂移置城中武侯祠攷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稱元興二年乙巳改義熙碑稱大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年號未行故仍遵用之耳儀徵阮文達師見爨龍顏碑訂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數十年而未為師所見惜哉抑物之顯晦固有時歟晉碑存世者已鮮茲則字畫尤完好願與邑之人共寶貴之咸豐二年秋七月

姚錫華

字適齋上元人道光壬辰舉人
辛丑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

闌干賦

若夫東晉石虎之園西漢王根之宅藻井承楣金釘銜璧亦
復七寶雕瓊四圍疊石花壓防傾鳥窺若隔庭環亞字之紅
廊抱迴文之碧爾乃南金鏤赤西漆塗丹分花爲界坐月同
觀可以資憑眺可以供盤桓鎖春光而恨密暈雨意而嫌寒
雙凭畫水獨倚更闌於是依山曲護沿水低安聽鶯路曲鬪
鴨河千壓草色而微破著露華而不乾橋穿柳暗人出花難
藥圃偏宜林園爲最淡抹朝霞輕籠暮靄護半畝而煙深圍
三弓而地大窗竹敲斜庭莎映帶酒壚茶竈之間紙閣蘆簾
而外則有妝閣閒吟芳閨倦繡就戶低扶當階巧構記豔曲
而拍終坐深宵而寒透問字則畫之以釵辟塵則拂之以袖
金陵文鈔

卷八

五

印約指之花環躡合歡之藕覆幾家消受黃昏一半勾留春
晝遶樓際檐疏密相兼圍八扇之珠牖隔一重之畫簾地接
月榭影橫鏡奩釵蛛網細梁燕泥黏調翠鸚而春倚安寶鴨
而香添況復響屣遠送湘裙下垂路宛轉而去緩廊曲折而
歸遲層層影而步步香隨草長鶯飛之地風薰人倦之時此
尤其徙倚興感往來凝思者也

曹士蛟

字叔龍上元人道光壬辰舉人選蕭縣教諭

控水判

已酉夏秋之間江南大水淹損田廬什物無算曹子叔龍素無長物有書籍法帖數百卷手鈔古文一帙及自著雜文一束親植花木數十叢陳酒十大甕咸漂沒焉心殊不憚雨窻無聊託爲控水判水之文以釋其憾云

元冥之神率天吳海若鼓舞乎阡陌衝突乎市廛東南半壁浩乎沛然倉頡叩帝閭而告帝曰邃古之初羌無文字結繩以治臣乃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依類象形諧聲會意陽摹龜龍陰泣鬼魅然後煥之以文章垂之以書契沿及漢唐遞變篆隸秦燄雖張而金匱石室之所藏素壁丹楹之所寄億萬斯年於茲未墜何物水怪與臣爲讎蕩經漂史湮圖汨疇浪

金陵文鈔

卷八

五

擁石鏡之舍波搖鐵崖之樓逮腐儒之脫稿爲波臣之冥搜語言之禍起於濁流赫矣上帝庶其使越王弩設祖生鞭投而策府之留遺名山之著作不隨江海以沈浮帝曰俞哉倉頡乃退畢方旋進而啟曰一元之宰二曜迭出東有扶桑西有若木凡朝華散芬夕秀含馥植物斯生是不一族旣已奉帝之命潤之暄之亭之毒之矣乃復漬以霍潦濺以飛瀑使喬起者成悽黃叢生者成慘綠上自松柏下逮杞菊莫不血漉空心膏流破腹魚戲蛇蟠鼈藏蛙伏本根已傾又蕩枝葉而顛覆之生意盡矣其何能有乞取支祁用彰顯戮帝曰俞哉畢方乃退杜康踵其後逡巡而進曰以臣薄德被醞釀之醲化而未答涓埃雖遭陷沒或作孽而取災然郊廟以元醴爲尙公堂以壽觴爲辭更老之成禮不廢宴饗之合歡是資

回春氣於寒谷發童顏於龐眉醉鄉廣大何慮何思神仙遊
戲海角天涯而況吟詩一斗借書一瓶沈酣典籍者侑獨酌
而不醉揮灑翰墨者佐豪興而不羈他如桃李春園芙蓉秋
池飛英聚會酣嬉淋漓傾竹葉折松枝荷筍瀉梨花開亦且
醜以詩書之味涵以草木之滋何至潛翻香甕如灌漏卮無
分清濁不別澠淄欲鼓斯人以牛飲而眼花落井者河魚腹
疾而難醫祈好生之德障百川而東之帝曰俞哉杜康乃退
元冥復進曰臣罪當誅猶可說歟帝曰可哉對曰古之文章
渾渾噩噩今之文章趨於浮薄雖金石之鴻詞翰林之著作
細如吟蟲喧如噪鵲臣則縱蛟龍策鯨鱷汰泥沙蕩糟粕風
捲濤驅以當刊削古之花木山村水郭今之花木畫樓綺閣
元亮之菊參之以矯揉和靖之梅加之以束縛小山之桂遷

金陵文鈔

卷八

七

地而香銷幽谷之蘭移根而氣索臣則生者使枯開者使落
洗俗豔於塵寰還太璞之不鑿至於酒之流弊尤屬狂藥甘
則品卑淡則力弱家釀則貧市沽則惡鳩毒之戒誰知號呶
之習誰覺臣則取厥醇醪縱之大壑俾餘瀝之俱傾與下流
而同樂毋獨醉而皆醒毋獨清而皆濁海亦堪吞潦原可酌
水之爲功此其大略也帝曰水哉水哉其不毀於水者繫何
物哉對曰白水宜玉黃水宜金潤下從革金水相生浸灌乎
郭家之穴懷襄乎鄧氏之岑銅雖臭而不腐鑛未現而彌沈
守泉流而不竭雖汚濁其甘心故龍宮之埋藏而隱伏者儲
百寶而蓄萬珍帝曰吁拂哉文運昌明非洪流所得而埋也
花天休鬯非濁浪所得而泯也酒國恬熙非狂瀾所得而淪
也至於重貨貝崇金銀進貪鄙抑清貧意存嫉俗論匪持平

獨不思廉泉之涘讓水之濱不乏澡身之士亦有洗耳之人
奈何以巧言之如流矯輿情而瀆陳且夫三臣之嘒曉上訴
也厥心無辜厥見亦小茹典冊之古香撐腸拄腹何救於餓
殍餐名花之秀色清心沁脾何當於夢飽斟久醞之芳醪掃
愁釣詩何濟於億兆曾昏墊之弗恤而瑣屑之是保亦宜化
爾褊心拓爾宏抱與萬屋共登乎春臺熙熙乎皞皞乎勿徒
庇其所私而忘天下之寶也繼自今敦崇學術釐然正其體
焉庶無遺乎隄防栽培物類頽然順其性焉庶無離乎災殃
俾安貧而寡欲者淺斟一觴枕書醉眠滿身花影而夢游乎
羲皇然後飭守財之虜破慳吝之囊悟之以立涸之勢導之
以流通之方滌蕩其鬱積沈滯之氣去闇昧而就光明戒之
哉柔毋克剛陰毋逼陽谷毋凌岸河毋奪江敢有不歸其壑
金陵文鈔

卷八

天

而再溢乎平原者命女媧燒灰以遏其毒神禹鑿險以殺其
狂不惟斬河伯之婦斷秦皇之梁並救勾龍授以黃鉞督祝
融之吏赤噴朱裳伐鼓於社聲勃戾之罪與敗績之黃熊同
殛竄於遠方元冥退修厥職不敢復言

侯敦復

字思白江甯諸生

宣城異石記

宣之北郭有山曰鼇峰邑之勝境也都人以時遊宴其下余亦嘗往觀之月之五日復偕同人至焉始上突見巨石矗立高丈許其石下廣上銳兩旁有小峯如削遞增至其巔若塔然多孔竅巨細至百餘窺對面無阻窒且旁見側出高下相通極靈異之致余甚愛之詢之土人蓋伏於北山中識者移此以助茲山之觀焉嗚呼物之抱奇質蓄異材亦安能必顯於世哉顯於世矣幸而用得其當日與賢智之士相接則得以自彰其奇不幸而爲無識者所侮或拂戾其性情割裂其身體戕賊以合於他用而喪其本質則又不如不顯於世猶得以自全於天者之爲幸也然物之抱奇質蓄異材而弗顯於世與夫顯於世而用違其宜者豈少也哉余感斯石所遇之特幸也故誌之

金陵文鈔

卷八

无

論魏延出子午谷書

近接手書承指示說項王王之隙甚善至論魏延一節僕竊不謂然是時關中之將乃夏侯楙非司馬懿也率眾與武侯相拒者曹真耳其非知兵之敵明甚若謂延爲終反之人不可恃然延旣爲武侯用侯之世延必不敢反卽反而武侯亦足以制之不用其謀不可謂非謹慎之過鄧艾之來由陰平今之文縣其地有摩天嶺卽襄犴之處過此而險者惟江油馬邈實守之後則諸葛瞻亦軍於綿竹而卒不支也蓋兵已入險則士有必死之心矣魏武曰虜邊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此其明驗也拒敵之策守險爲上姜維撤平

樂諸圍乃失蜀之本慕容超不拒大峴爲亡國之由縱敵入險而曰有以制之難哉故善用兵者必先入險善入險者必由奇道斷無堂堂正正而易於成功者蓋割據者多地小力薄斯可偏師而定光武之於建武曹操之於羣雄太宗之於隋末是也若夫兩敵相當如太華並峙地大力眾國富兵強而欲以正道得功無取奇計未之聞也漢取楚晉取蜀吳劉裕取關中皆分道進伐易如摧枯至武侯不用魏延而長安終阻文皇不用道宗而高麗不服魏武并軍於赤壁而敗先主聚眾於猯亭而亡軍志曰多方以誤之彼所備者多則力分而後可圖此不易之道矣

答管異之書

來書示文章之道甚悉僕近反復於八代詩乘而知詩之所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以爲詩者試爲足下陳之可乎竊謂詩之旨本乎三百篇三百篇之旨在於懲惡而勸善後之作者必本此意以爲詩而後足以示後世固已顧詩之所以能感人而不入於邪者似不僅以其詞焉古者太史采風列國而被之管絃以歌詠之其所謂樂者皆詩也其樂之感人者皆其音而不在其詞也故曰審音以知樂聞樂而知德是詩必協乎五音本之六律而後能感人能感人而後能懲惡而勸善自河梁作而詩不能歌而樂府之名出自是而詩與樂府一而二之矣往往樂府或能歌詩則未有能歌者矣唐初之七絕古之樂府也至工部而皆不能歌矣遂變而爲詞至詞復不能歌遂變而爲傳奇自僕觀之傳奇者固詩之正流而工部以後之爲詩者皆其變也嗚呼自五音六律不傳於後世後之作者遂僅以

詞意爲之求其感人心而懲惡勸善也得乎今俳優者之所爲其淫艷之詞未嘗不蕩心佚目至有關於忠孝名節之事其悲涼慷慨亦足以激發人之志氣而移易其性情特惜其體之卑遂爲大雅所不言也異之言詩每以音節爲本向竊疑之今而知其說之當也然此道固已無傳矣悲夫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周鴻草 字子儉江甯諸生

記栽眉松

汪君二如客蜀歸以栽眉松二株贈陳子蘭洲長不逾二寸根株枝葉備具亭亭直立宛然松也云去泥土取夾書帙中可四五月不壞復培以土水洒之兩三日勃勃然生矣試之果然夫木固莫壽於松然未有離土半載而猶能生者或曰栽眉地高氣寒雪盛夏不消此松生冰雪中故稟氣堅而耐澗或曰遠遊之士孤寄於數十里窮鄉僻壤荒涼寂寞之濱耳目無所娛心思無所發每至頽廢放棄失其志意天生此物俾易挾以隨亦所以慰羈孤之心而使其有以激發也嗟乎人情生長富厚則骨力柔脆志氣浮靡平時傲焉自高一遇困阨輒摧折不復自振而有守有爲強毅堅忍生死可以自主者多出於寒苦磨鍊之餘此豈必其識有明昧哉夫亦所以厲其氣而爲志之輔者強弱不同焉耳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非聖人誰能無藉於此蘭洲方游幕而適得是物殆天所以慰之而將以發其志氣耶余與其尊人健衡先生爲莫逆交又其理有可以自警者故爲推闡其意書以質之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廣文賦

風

王至華

字叔淵上元諸生

振災議

振災之弊有三一日踏看不實一日經理無法一日奸蠹太甚夫謀振卹必先查戶口計多寡俾實惠及民而不至濫耗國帑往者州縣被災申報於上輕者則委佐貳察看重者則令道府撫循究之按視之地多所不周混匿之名不可深究一從實按則姦民生事或以借觀婦女之詞爲挾制官長之術委員坐視束手無爲民吏相通借端蒙混由是以少報多侵蝕耗費不可勝言夫事已至而後爲之弭苟且之舉也事未至而不爲之備急遽之行也今踏看之不實由保甲之不明如使一縣有幾鄉一鄉有幾民設以里胥稽其戶口因地置甲按月報名則鄉之大小民之多寡無可隱蒙一旦有水金陵文鈔

卷八

三

旱之災不必事查訪之力因其災之輕重養其民之疾苦至易易也曷言乎經理無法也大江以南惟金陵最稱瘠土土出之米必不足敷惟借資於川廣兩湖安浙之米謂之客船一旦水旱米肆價昂且多屯蓄於是官從而禁之夫禁其不得屯蓄可也禁其增價則不可何也凡開設米肆所以謀利今年水勢氾濫產貨阻滯牆屋湮圯食用騰貴若官一爲禁止則肆將不支且買客聞知則勢將他適宜聽其增長使客船紛來而官或設肆以平其糶或官出餘欸多賣而減其價以驚於民如此則價不禁而自平矣夫價賤之區買客之所不願價昂之地謀利之所爭趨買客不願則貨愈少而價不得不騰謀利爭趨則貨愈壅而價不得不折情可預知理所易曉若一設禁令則客船斷絕禁令難行所禁者不過分毫

損乎市賈者有限所存者漸形缺乏病乎貧民者實多昔文潞公宰益州米價騰貴乃出官粟減價糶與貧民曉諭闔邑米價頓減趙清獻公知越州越大饑令人無閉糶得增價以糶於是商賈輻湊二子者可謂善用其法矣至於出粟貸民則惠不可不實恩不可不周饑餒之夫所在多有周卹之法未可畫一昔在京師見五城分設粥廠自十月至明年春以振貧民之無所依者近又多設米廠五日一貸粟以便饑民蓋不惟免跋涉之勞且不至苦稽查之難也抑又有進焉者方今橋梁道路河渠溝洫多所未修誠使發

國家之餘帑率失業之丁男從事其中計功授食爲之蓬舍以居之因所利而利孰便於此范文正公之縱民競渡大興土木意猶此也如今田地多屬富家大戶之產若於水降之

金陵文鈔

卷八

詩

時勸其修隴築隄不得俟來春則災民亦得有所託業不庸愈於勸民出粟乎凡此皆法之善者也雖然法備矣美矣而或行之而善或行之而不善者何也亦在乎任得其人而已夫胥吏之奸澄清匪易窮苦之眾欺侮何難不慎其選則倉廩之儲不足滿貪污之邱壑蠲貸之政不過供奸猾之侵漁上有施惠之名而下無受恩之實上下相蒙曷有底極貸以粟者則扣刻之與以錢者則虧短之由官及吏由吏及民展轉之間相去倍蓰矣是在爲上者擇其賢良與以獎勵復示諭通衢明告百姓使無所容其誣而至於輕重多少之閒又復存心查訪庶奸蠹之患可以少救夫立法不善則奸或因之而生所任得人則可以補法之不足自三代以來防患之法疏積貯之政缺民生一遇凶荒勢無不仰食於上者苟得

其法又得其人豈不善哉而或以振卹爲救災之末策者非
通論也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其法又得其人豈不善哉而或以振卹爲救災之末策者非
通論也

胡 鎬字聖基江甯諸生

書高貴鄉公紀後

子讀陳壽魏志紀載高貴鄉公與淳于俊問答所難多不能對其實亦易知也特俊識淺耳惟所疑堯試用鯨及舜久不進用則義不得不辨今夫治天下者在於有爲而斷不可以不先試吾意當時廷臣之才無過放齊諸人者又皆世族在位勢不能一朝而盡廢之舜與元凱諸聖賢多伏處於下堯無由深悉也故雖以舜之明德必歷試諸艱而後畀以天下蓋大任爲至重矣然則當堯之時使因循牽制而爲四凶所持則天下無與治矣抑或奮發有爲驟加子奪退佞而奸人生心則天下乃愈紛也惟堯以明哲善爲運量能知有鯨能揚側陋可謂破除成格矣然必待詢事考言始授以政乃徐金陵文鈔

卷八

五

舉四凶而去之進元凱而任之此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也若不勝其忿而輒思妄試亦匹夫之勇耳此高貴鄉公之所以不終與

甘孝子傳

孝子諱遐年字鶴籌姓甘氏國子監生先世贈驃騎將軍卓當晉時居丹陽之甘村隋以丹陽北境入江甯遂爲江甯人明天啟時始由甘村遷居金陵城內父國棟前母吳氏母龔氏生孝子兄弟四人孝子次二生有至性髫齡侍父母側善承色笑家素貧母勤紡績至夜分不寐孝子鐙前侍恒婉勸節勞待母寢而後卽安嘗因事觸母怒長跪膝前痛自引咎乃解入塾聞師講解論語孟懿子問孝諸章改容靜聽因而感泣師大異之年十四父命以賈謀生凡父母所素嗜及時

物必竭力市歸供親嘗每歸必詳問安否談笑博親歡父歿哀毀備至旣念母年衰懼傷母心乃忍涕泣其孀姑年八旬貧而無子母素矜恤之孝子體母意卽請偕居共飲食焉嘉慶丙寅母患肝疾孝子聞呻吟輒淚下百計調攝服藥罔效遂顛天哀禱割股肉煎湯以進疾頓瘳逾歲母歿孝子擗踊悲號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盡禮三年未嘗見齒孝子自父歿後事兄如事父每事必稟命而後行待弟亦極友愛同居雍睦無閒言卒於道光五年乙酉六月十三日年五十一次年闔郡紳士以其孝行呈請旌表奉

旨準給帑建坊入祀孝弟祠如例

舊內史氏曰昔人論孝不以割股爲至詣者爲恐傷生而滅金陵文鈔

卷八

三

性也然孝子惟知有親而已遑計有身哉當其飲泣哀顛計無復之剜肉以進不惜身死惟冀親存豈非出於至性之不容已乎以余觀甘孝子自幼卽善體親志得其歡心和氣愉色婉容雖古孝子何以加茲世人不考其孺慕之真輒以割股一節稱之猶淺之乎視孝子矣余昔交於孝子兄夢六君頗聞其略今其子忻從余受業得其事狀乃爲撰次如右焉

周

鏞字青山上
元諸生

金陵鄉賢彙傳略序

凡鄉之賢非以鄉限其賢謂以賢光其鄉也凡祠之鄉賢非必賢者盡祠謂其祠者皆賢也凡就祠祀而傳鄉賢非謂傳之外無賢謂有祠之不可無傳也又非敢傳而略其賢謂傳而僅書其賢之略也略何也避國史也兼所未詳也東南風氣固開於三代後然自神禹會稽少康封豷巫咸父子誕產海濱泰伯兄弟聿來岐下延陵札通賢名而北上子游子紹聖學以南歸不可謂不早也然猶曰古者無疆後來有界以鄉郡畫之遠則越也近則吳也與金陵無與也又豈知溯而上之高辛時早有展上公其人脩道於茅蔣間也周秦間又有周太賓姜叔茂其人嘗往來於所謂姜巴路也以知古籍

金陵文鈔

卷八

三

銷沈此外之失傳者正多而其載在景定建康志班班可據者又自宋至今無人議及而僅託始於孫吳也謂不定是鄉人何知定不是鄉人也非鄉人不祀則如琅琊臨沂之王陳郡陽夏之謝明知其非鄉人何以祀也非薄今而愛古懼眇見而眇聞由無傳故失考益知有祠之不可無傳也胡子燮闔感其先大夫遭際日軼萬會許少與往無不其父十餘歲熙朝新臚盛典以錫類之孝推不匱之思彙祠賢九十五人輯傳繫贊存所不知以附蓋闕之義蓋其慎也刊成巨編家弄一帙後之人遂自此有考也使天下郡邑人人效之各傳其傳而賢其賢則古今人傑膺其傳而賢其賢則古今人傑膺國家崇祀之典千百春秋有增勿替可也鏞也鄉人也何幸而聞其略也

吳元昌

字復初江甯人
道尤甲午舉人

鹽法論

禹貢海岱維青州厥貢鹽絺是帝世已興鹽利矣迄乎元公作周禮立鹽人以掌鹽之政令其職僅供賓祭之用而於民無與迨管仲爲齊桓謀富國之計曰海王之國謹正鹽莢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戶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伐菹薪煮海水爲鹽令北海之眾勿得聚庸而煮鹽此後鹽禁始聞漢承秦法當武帝時令民因官器作鬻鹽官予之牢盆凡私鬻鹽者有刑至孝元時令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其或興或廢無足論者唐劉晏爲鹽鐵使乃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以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一歲鹽利僅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百官廩祿軍旅饋餉

金陵文鈔

卷八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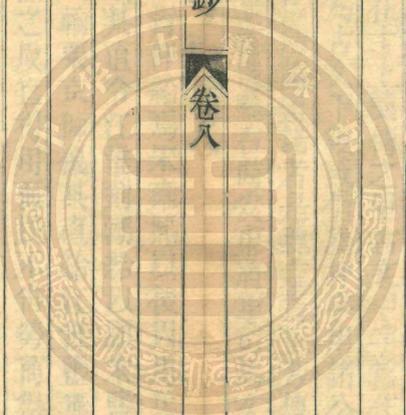
宮廷服御皆仰給焉宋雍熙以後因用兵乏費命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顯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誠安邊足用之良法也況宋初鹽鈔未行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以李沆爲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非由調劑之得宜乎其後范祥始爲鈔法使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費經理之方於斯大備明初於產鹽之地設轉運司六設提舉司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二百斤爲袋帶耗五斤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里遠近

定其例出榜召商中納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服鹽後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卽與支給謂之存積存積既興常服遂尠支者日多而銷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服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然則監前朝之利弊酌因革之良規亦惟抑鹽價以息私販輕引鹽以來商賈庶於籌國之道有濟乎

金陵文鈔

卷八

單



陳

立字卓人句容人道光甲午舉人
辛丑進士官至雲南曲靖知府

釋十

說文有十有十音義自別數目之十橫直相交處居中故十部十下云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蓋於文十爲四正又爲四隅又古五字相交處均在其中所謂中央是也十字橫少近上爲古甲字如王字篆文中橫亦近上王字篆文中橫正居中也早字從此說文早晨也從日在甲上繫傳本此下有甲古文甲字錢氏培曰此云在甲上當作日在上繫傳之甲古文甲字當作十古文甲字其說是也十爲古文甲後或借爲押字用諸公私契牘書於己名下以爲信所謂畫諾者是魏志齊王芳傳引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金陵文鈔

卷八

聖

維至京師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鳴也帝不敢發蓋鴨押同音雲午隱語押字欲齊王書押於詔以誅司馬昭卽勒其兵也後又省押字爲甲今人於契據供招多畫十字正古甲字之遺義卽押字也說文於甲下重古文但有宀而無十以故不識十字遂並改早爲早矣

白虎通疏證自序

緬惟端門化帛羸秦肆破術之謠祕室談經漢氏開獻書之路時則意存罔括志切蒐羅下幣詔於公孫坐安輪於申傳河閒真本競出民間東魯佚編閒來壁下然而詩則魯韓各授書則今古攸區禮溯后蒼慶戴遞傳其緒樂原制氏常山

竟絕其傳向歆則父子殊歸毛孟則師生異讀原其授受本別商參稽厥指歸殊淆黑白班氏位參元武生值東京待詔金馬之門珥筆白虎之觀臚羣言之同異衷師說之是非立學官者十有四家著藝略者三十八種黍經故訓雜出西州蝌字佚文仍遺東觀雖一尊之定說未伸而六藝之微言斯在今欲疏其指受證厥源由暢隱扶微有四難焉蓋以石渠典佚天祿圖湮汝南存異義之名中郎蝕熹平之舊董曹兵燹劉石憑陵南國清談欽崇元妙北郊戎馬滅絕典墳重以妄生難義橫裂聖經高才者蔗肆雌黃末學者蠅求青紫而欲溯微文於既汨尋佚論於久湮紹彼先民暢茲墜緒其難一也至若緯著百篇識傳百首鑿度運樞之說推災攷耀之文敘郊邱則旁徹禮經論始際則隱符風雅辨殷周文質而

金陵文鈔

卷八

望

春秋義昭剖卦象盈虛而彖爻指晰雜以占候未底於醇微諸遺經間合乎契故皆以讖斷禮以緯儷經內學之稱諒非徒爾迄乎莊老橫流康壺自寶僭偽謬託贗鼎雜陳深信者失之愚矯枉者過其正遂禁絕於天監致燔滅於開皇侯官集遺塵珠略見華容著錄片羽僅存而欲遠索苞符旁搜星緯求鄭宋之絕學述曹史之元經其難二也昔班氏之入此觀也習魯詩者首重魯恭肆伏書者并崇桓郁景伯則專精古義丁鴻則兼習今經共述師承咸資採析今則滔于之奏莫考舊聞臨制之章無由資溯師守之源流罔觀專門之姓氏誰尋而欲綜七略之遺文匯百家之異旨津逮殊迷淵源何自其難三也況其舊入秘書久同佚典毛公古義莫遇司農揚子元文誰爲沛國是以魯魚互錯亥豕交差同酒誥之

俄空若冬官之闕略雖餘姚校正略可成書武進補遺差堪
縷述然亦終非全璧祇錄羽琤而欲披精論於殘編拮据旨
於墜簡其難四也立質賦韻愚學慚陋俗恥鄉壁之虛造守
先儒之舊聞不揣禱昧爲之疏證凡十二卷祇取疏通無資
辨難仿冲遠作疏之例依河間述義之條析其疑滯通其結
轄集專家之成說廣如綫之師傳口傳耳剽固未究其枝葉
管窺廷擊或有補於涓埃云爾

三年喪問

問曰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三年問之說其不足據乎
曰古人質實二十七月而曰三年似近後世喜誇者流而三
年問之說又明著禮經未可概以爲非正虞轆轤忽檢亭林
文集有曰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有練祥之節殺哀
金陵文鈔

卷八

望

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
名而爲之制服也斯言可謂解頤之論矣蓋古人制服以期
爲斷君父至尊特爲加隆旣葬則虞成事則祔期而小祥又
期而大祥此言祭有卽吉之漸也始喪衰冠繩纓練則以葛
易麻大祥則素縞以除此言喪有卽遠之漸也祭不爲除喪
而設而除喪必有祭故士虞禮亦曰二十五月大祥中月而
禮是不獨記文爲然也練祥禫之節適踰再期故直以三年
目之喪大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是也父在爲母尊者所厭
服止期年然變除之節與三年無異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
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是也妻以父服服我以母
服報之故亦有練祥禫之節長子承重者也亦與妻同喪服
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是也爲其備有練祥之節與父母

服同故亦得目爲三年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也卽謂太子與王后也其必不有三十六月明矣不獨禮家然也春秋吉禘於莊公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公羊專指祥祭而言緣祥而禫禫者淡淡然然意謂前此皆哀聲戚容至此始淡而實非忘哀也蓋先王制服準諸天時期年天道一周則必祭謂之練再期年又必祭謂之祥人子思慕之心與時漸殺而猶不忍卽吉也必中月始飲酒復寢禮始虞曰哀薦禘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儀節具備適得二十七月亦非預定以二十七月之限也若以今制扣滿計之二十五月實止二十四月二十七月實止二十六月

金陵文鈔

卷八

四

也君子有終身之喪三十六月如駒過隙而又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祭禮日隆喪禮日殺所以制中焉爲之節所謂仁至義盡也然則孝文以日易月至三十六日何也三年之喪周末已亂故滕文公欲行三年父兄百官皆不欲又左傳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旣葬而除喪注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有短喪不及三年者必有過情如後世之袁紹夏方諸人者漢文以爲三十六月亦止臆度之詞杜預因坵會謂秦亢上抑下率天下皆行重服經罹寒暑夫秦皇豈行三年之制者可不言而決矣然則子貢爲孔子服廬墓六年以三十七月計乎抑三十六月乎曰心喪之制禮經無文重爲六年本屬過情其月數又烏足準况異父昆弟游

夏異見期已久矣宰我所言雖親事聖門而禮文殘缺恐亦各守所見未可據爲典要也

贈涂朗軒觀察之任上海序

直省之設巡道臨察府州當古外臺御史之職政繁責重非威德素彰通達政要者鮮克勝任江蘇巡道缺四而常鎮通海蘇松太兩道綜理海關懷柔遠人尤難治近制兩缺皆奉旨簡授其積資遷轉隨流平進者不獲與慎其選也歲之春蘇松太道應公升蘇臬而六安涂公由江甯太守祓命膺斯缺蓋今

上廉公清勤正直循聲懋著故有是擢公之守甯五年矣初蒞時兵燹之餘公私埽地赤立萬目睽睽不相保公闢草萊興學校懲奢侈禁游惰輯盜賊清訟獄以惻怛之意行以果毅之才綱目恢張百廢具舉衽席溝壑民樂更生公蓋忘其勞事事身先民也湘鄉相國合肥協揆今制府馬公皆嘉公行近古循吏先後上聞故公聲施爲列郡冠今公觀察海陬鎮外靖內寮宋皆爲公榮而公顧恤然若不足跡公之心豈以班秩高責畀重謂非江甯之政所能理蓋蘇松太之民猶江甯之民也開誠布公正身率下所以綏懷撫馭一以江甯之政蒞之弛張闔闢精神四周推之陳臬開藩秉節圻疆猶是游刃有餘也茲行也宣

金陵文鈔

卷八

望

勵官守酬

主知者其視在甯時更未有艾江甯人士感公之德惜公之去作爲歌詩以榮公行立爲公部民前勾管勸農事與公共

事久悉公之政允詳謹推

朝廷爲官擇人之意并公抑畏

寵命之忱將以望公遠大者廣公意焉

王君梅生哀詞

君王氏名振修字梅生原名振綱句容人弱冠補諸生中表有官於都者往依焉遂隸大興籍中順天辛卯科舉人屢試不售性孤介輒與世忤以故不理於口而遇益嗇不屑不潔泊如也戊戌春余與君就寓京邸恆曰吾若博一簞粥產以養親贍家人獲免凍餒足矣進取所不計也榜發復黜時君出游久且乏嗣因與鄉人愆其歸歸未及門而知君尊甫已逝撫棺擗踊痛不欲生未幾而君妻龔又以非命歿蓋君未歸時家屢空龔夙賢且孝私貸鄰嫗以供菽水冀君之歸而

金陵文鈔

卷八

哭

償之也三年蓬梗落魄依然一囊之餘身無長物龔亦雅不欲以俗累重君憂而又赧於責者遂投纆焉君廉知之痛悔欲絕未幾而君之母又歿文章憎命時數厄人慘痛漸遭幾成滅戶斯亦生人極哀也已嗣聞館於其戚裴得顛疾辭而遊於常子億其困衡之遭抑鬱而成久之或當自念而不虞竟賁恨以終也悲夫君善屬文亦不爲流俗所可故哀而闡之詞曰

繫兮王君淑厥躬覲茲百罹胡不庸君之先葉累厥德詢後必昌惟君特有集惟鵬乃身丁桐轉逆旅蒿里營殃慶餘兮曰弗爽信歟否歟天胡罔

方

俊字伯雄上元人道光甲午舉人乙未進士由編修歷官至雲南迤東道

請撤銷陸建瀛卹典疏

伏查已革兩江總督陸建瀛奉

命爲欽差大臣赴九江上游迎剿賊匪聞總兵恩長失利既不奮往應援又不嚴行防禦單身連夜逃回金陵自此一逃而小孤山安慶及沿江防守之兵無不潰散賊由楚破皖旬日間而金陵鎮江揚州相繼被陷向使該督在九江不走但能力拒一二月則向榮卽已赴援必能使賊不得東竄向使該督不能禦於九江而退守小孤山率將弁協力拒守向榮赴援賊亦不得過安慶向使該督一回金陵卽與祥厚等協力同心籌固防守賊亦不能遽行破城乃始則閉門三日不出繼則挾祥厚等糾參之恨守城事宜在在與爲掣肘致祁金陵文鈔

卷八

聖

宿藻發憤嘔血殞命祥厚等徒抱忠忱僅能激勵駐防盡節以死是恩長祥厚霍隆武之死死於陸建瀛也江安無數士民之死死於陸建瀛也昨者該省督撫查明死事諸臣祥厚霍隆武祁宿藻等渥荷

恩賞並奉

諭旨陸建瀛於十廟地方遇賊被害該革督雖經失律於前尙不失城亡與亡之義陸建瀛著賞還總督銜卽照總督例賜卹所有查鈔家產均著賞還等因欽此臣愚以爲該革督如無前此九江之逃而登陴誓守城破自裁則爲城亡與亡該革督如與賊決戰臨陣捐軀亦可爲城亡與亡今於十廟遇賊爲賊所殺是欲逃而無可逃不得附於城亡與亡之義也該革督九江一逃關繫天下大局誤國殃民莫此爲甚生

無可貸死有餘慙

皇上寬其已往憫其一死

賞還總督銜並前此查鈔之家產已屬至優若復與死事諸臣同邀

恩卹恐無以服天下之人心勵行間之士氣而慰恩長祥厚霍隆武等忠魂伏願

皇上將陸建瀛卹典撤銷以爲天下後世誤國殃民者戒

況節母炊雪圖序

余交同邑況君芝房二十餘年矣而未嘗一見其喜愠之色所爲文皆冲和澹雅一如其爲人予灑然異之嘗遣子弟輩從受業歲乙己芝房寓書京師乞予爲炊雪圖序予覽其書爲墮淚不敢以不文辭炊雪者芝房追爲母氏呂孺人而作

金陵文鈔

卷八

哭

也孺人爲直隸東安丞紹周先生之繼配性端嚴嘗過江都縣令某與紹周先生有連其媵屬具湖船逐孺人同遊平山堂孺人謂非婦人所宜謝弗往紹周先生引疾歸尋卒孺人撫遺孤沛恩八歲次卽芝房在襁褓中家徒壁立倚孺人十指以活室中僅一老嫗當饗飧不繼時促其他傭曰我家貧寡婦孤兒窮餓分耳若何所圖而自苦爲嫗痛其言卒不去其苦節感人如此孺人勤紡織輒晚食膏油弗給映雪爲炊聞樹間凍雀啄雪聲則顧影悽楚洎二子旣長猶時時述其事俾勿忘道光初武君念祖宰上元修邑志采孺人事實載之己丑孺人歿壬辰得旌建坊祠祀如例沛恩先孺人卒芝房名宣恩歲貢生候選教職敦學行與人交終身無間言猶可想節母之教云

甘石安白下瑣言序

鍾儀識樂爲歌南風七子賦詩不出鄭志此非必懷土之情以生於斯習於斯某水某山夙所遊釣乃祖乃父舊有聞知地屬鄉井則聞見較真時非久遠則流傳可據有所箸述迥異乎郢書燕說焉吾鄉爲六朝名勝之區前人記載有關於一方之掌故者如前明顧文莊客座贅語周吉甫金陵瑣事陳魯南金陵世紀

國朝張白雲金陵私乘劉莪生白下餘談陳古漁金陵聞見錄等書墜簡單詞皆資考證顧風土人情恆數十年而一變非有心者隨時收拾續爲編摩恐無以紹前徽而貽後進甘石安儀部家多藏書網羅事迹自嘉慶中年以迄於茲編成白下瑣言八卷軼事舊聞開卷斯在異日賢守令重修志乘金陵文鈔

卷八

吳

徵文考獻必將有取於是書予籍隸上元而少長於外中間爲諸生十年居金陵差久旣而四方于役近則薄宦春明然江南最好思縈夢寐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把君斯帙輒令人神往於三山二水間也

國朝金陵文鈔卷八終

溧水朱紹亭校字

